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宋 文 鑑

(六十)

呂 祖 謙 詮 次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宋 文 鑑

(六十)

呂祖謙證次

國學基本叢書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百七集二第

宋 文 鑑
冊 六 十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初版

壽永朱

詮次者 呂祖謙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宋文鑑卷第一百四十

墓誌

孫明復墓誌銘

歐陽修

黃夢昇墓誌銘

歐陽修

尹師魯墓誌銘

歐陽修

蘇子美墓誌銘

歐陽修

梅聖俞墓誌銘

歐陽修

石守道墓誌銘

歐陽修

蘇明允墓誌銘

歐陽修

孫明復墓誌銘

歐陽修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生年逾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女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羣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爲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旣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

禮莫不歎嗟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其後介爲學官。語于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也。慶曆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嘗召見邇英閣說詩。將以爲侍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監虔州商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簽署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上言。孫某行爲世法。經爲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爲國子監直講。居三歲。以嘉祐六年七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太學時。爲大理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喪。惻然予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士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吊哭。賻治其喪。於是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先生於鄆州須城縣盧泉之北扈原。先生治春秋。不惑傳註。不爲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爲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錄之。藏于祕閣。先生一子大年尙幼。銘曰。聖人旣歿。經更焚。逃藏脫亂。僅傳存。衆說乘之。汨其原。怪迂百出。雜僞眞。後生牽卑習。前聞有欲患之。寡攻羣。往往止燎。以膏薪。有勇夫子。闢浮雲。刮磨蔽蝕。相吐吞。日月卒復光。破昏博哉。功利無窮垠。有考其世在斯文。

黃夢升墓誌銘

歐陽修

予友黃君夢升。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寧。其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皆不仕。黃氏世爲江南大族。自其祖父以來。樂以家貲賑鄉里。多聚書以招四方之士。夢升兄弟皆好學。尤以文章意氣自豪。予

少家隨。夢升從其兄茂宗官于隨。予爲童子。立諸兄側。見夢升年十七八。眉目明秀。善飲酒談笑。予雖幼。心已獨奇。夢升後七年。予與夢升皆舉進士於京師。夢升得丙科。初任興國軍永興主簿。快快不得志。以疾去。久之復調江陵府公安主簿。時予謫夷陵令。遇之于江陵。夢升顏色憔悴。初不可識。久而握手嘯。相飲以酒。夜醉起舞。歌呼大噓。予益悲。夢升志雖衰。而少時意氣尙在也。後二年。予徙乾德令。夢升復調南陽主簿。又遇之于鄧。問其平生所爲文章。幾何。夢升慨然歎曰。吾已諱之矣。窮達有命。非世之人不知我。我羞道於世人。也。求之不肯出。遂飲之酒。復大醉。起舞歌呼。因笑曰。予知我者。乃肯出其文。讀之博辨雄偉。其意氣奔放。猶不可禦。予又益悲。夢升志雖困。而獨其文章未衰也。是時謝希深出守鄧州。尤喜稱道天下士。予因手書夢升文一通。欲以示希深。未及而希深卒。予亦去鄧。後之守鄧者。皆俗吏。不復知夢升。夢升素剛不苟。合負其所有。常快快無所施。卒亦不得志。死于南陽。夢升諱注。以寶元二年四月某日卒。享年四十有二。其平生所爲文。曰破碎集。公安集。南陽集。凡若干卷。娶潘氏。生四男二女。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董坊之先塋。其弟渭泣而來告曰。吾兄患世之莫吾知。孰可爲其銘。予素悲夢升者。因爲之銘曰。

予嘗讀夢升之文。至於哭其兄子庠之詞曰。子之文章。電激雷震。雨雹忽止。閬然滅泯。未嘗不諷誦歎息。而不可已。嗟夫。夢升曾不及庠。不震不驚。鬱塞埋藏。孰予其有。不使其施。吾不知所歸咎。徒爲夢升而悲。

尹師魯墓誌銘

歐陽修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

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師魯爲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彊記。通知古今。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爲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勇於敢爲。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其卒窮以死。師魯少舉進士及第。爲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戶曹參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王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貶監郢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起爲經略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猶爲經略使韓公所深知。其後諸將敗於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亦徙通判濠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略部署。坐城水落。與邊臣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爲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爲敍燕息戍二篇行于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議益精密。而於西事尤習其詳。其爲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之要。盡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士。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爲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爲。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果。其後吏至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貸部將。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昇至南陽求醫。疾革。隱几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師魯娶張氏某縣君。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居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間三貶官。喪其父。又喪其

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三。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以貶死。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貲。客其喪于南陽。不能歸。平生故人無遠邇皆往賻之。然後妻子得以其柩歸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先塋之次。余與師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焉。銘曰：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

蘇子美墓誌銘

歐陽修

故湖州長史蘇君。有賢妻杜氏。自君之喪。布衣蔬食。居數歲。提君之孤子。斂其平生文章。走南京。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於生。猶可伸於死。其父太子太師。以告於子。予爲集次其文而序之。以著君之大節。與其所以屈伸得失。以深誚世之君子。當爲國家樂育賢材者。且悲君之不幸。其妻卜以嘉祐元年十月某日。葬君于潤州丹徒縣義里鄉檀山里石門村。又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於人間。猶可伸於地下。於是杜公及君之子泌。皆以書來乞銘以葬。君諱舜欽。字子美。其上世居蜀。後徙開封。爲開封人。自君之祖諱易簡。以文章有名。太宗時承旨翰林。爲學士。參知政事。官至禮部侍郎。父諱耆。官至工部郎中。直集賢院。君少以父蔭。太廟齋郎。調滎陽尉。非所好也。已而鎖其廳去。舉進士中第。改光祿寺主簿。知蒙城縣。丁父憂。服除。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樓店務。君狀貌奇偉。慷慨有大志。少好古。工爲文章。所至皆有善政。官于京師。位雖卑。數上疏論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難言。范文正公薦君。召試。得集賢校理。自元昊反。兵出無功。而天下殆於久安。而困兵事。天子奮然。用三四大臣。欲盡革衆弊。以紓民。於是時。范文正公與今富丞相。多所設施。而小人不便。顧人主方信用。思有以撼動。未得其根。以君文正公之所薦。而宰相杜公。婿也。乃以事中君。坐監進奏院祠神。奏用市故紙錢會客爲自盜。除名。君名重天下。所會客皆一時賢俊。悉

坐貶逐。然後中君者喜曰。吾一舉網盡之矣。其後三四大臣繼罷去。天下事卒不復施爲。君攜妻子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日益讀書。大涵肆於六經。而時發其憤悶於歌詩。至其所激。往往驚絕。又喜行草書。皆可愛。故其雖短章。醉墨落筆。爭爲人所傳。天下之士聞其名而慕。見其所傳而喜。往揖其貌而竦聽。其論而驚以服。久與其居而不能捨以去也。居數年。復得湖州長史。慶曆八年十二月某日。以疾卒于蘇州。享年四十有一。君先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長曰泌。將作監主簿。次曰液。曰激。二女。長適前進士陳紘。次尚幼。初君得罪。時以奏用錢爲盜。無敢辨其冤者。自君卒後。天子感悟。凡所被逐之臣。復召用。皆顯列于朝。而至今無復爲君言者。宜其欲求伸於地下也。宜予述其得罪以死之詳。而使後世知其有以也。旣又長言以爲之辭。庶幾并寫予之所以哀君者。其辭曰。謂爲無力兮。孰擊而去之。謂爲有力兮。胡不反子之歸。豈彼能而此不爲善。百譽而不進兮。一毀終世以顛擠。荒孰問兮。杳難知。嗟子之中兮。有韜而無施。文章發耀兮。星日光輝。雖冥冥以掩恨兮。不昭昭其永垂。

梅聖俞墓誌銘

歐陽修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臥城東汴陽坊。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嚙呼屬路不絕。城東之人市者廢行者不得往來。咸驚顧相語曰。茲坊所居大人誰邪。何致客之多也。居八日癸未。聖俞卒。於是賢士大夫又走吊哭如前。日益多。而其尤親且舊者。相與聚而謀其後事。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賻卹其家。粵六月某日。其孤增載其柩南歸。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聖俞字也。其名堯臣。姓梅氏。宣州宣城人也。自其家世頗能詩。而從父詢以仕顯。至聖俞遂以詩聞。自武夫貴戚。童兒野叟。皆能道其名字。

雖妄愚人不能知詩義者。直曰：此世所貴也。吾能得之。用以自矜。故求者日踵門。而聖俞詩遂行天下。其初喜爲清麗閑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勁。其應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至於佗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聖俞爲人仁厚樂易。未嘗忤於物。至其窮愁感情。有所罵譏笑謔。一發於詩。然用以爲驩。而不怨懟。可謂君子者也。初在河南。王文康公見其文。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其後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嘗一召試。賜進士出身。餘輒不報。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列言于朝曰：梅某經行修明。願留與國子諸生講論道德。作爲雅頌。以譎詠聖化。乃得國子監直講。三年冬。給于太廟。御史中丞韓絳言：天子且親祠。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惟梅某爲宜。亦不報。聖俞初以從父蔭補太廟齋郎。歷桐城河南河陽三縣主簿。以德興縣令。知建德縣。又知襄城縣。監湖州鹽稅。簽署忠武鎮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永濟倉。國子監直講。累官至尙書都官員外郎。嘗奏其所撰唐載二十六卷。多補正舊史闕繆。乃命編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享年五十有九。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太子中舍。致仕。贈職方郎中。母曰仙游縣太君。束氏。又曰清河縣太君。張氏。初娶謝氏。再娶刁氏。封某縣君子。男五人。曰增。曰墀。曰垌。曰龜兒。一。早卒。女二人。長適太廟齋郎薛通。次尙幼。聖俞學長於毛氏。詩爲小傳二十卷。其文集四十卷。注孫子十三卷。余嘗論其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蓋非詩能窮人。始窮者而後工也。聖俞以爲知言。銘曰：不戚其窮。不困其鳴。不躓于艱。不履于傾。養其和平。以發厥聲。震越渾錙。衆聽以驚。以揚其清。以播其英。以成其名。以告諸冥。

石守道墓誌銘

歐陽修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徂徠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爲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謂時無不可爲。爲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乎己。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爲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不幸遇疾。以卒。既卒。而姦人有欲以奇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賴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先生世爲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甲科。爲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遷某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于蜀。爲嘉州軍事判官。丁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其五世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內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所以求治之意甚銳。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累數百言。詩出。泰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姦人作奇禍者。乃詩之所斥也。先生自閑居徂徠。後官于南京。常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太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爲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

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此二者然後可以有爲。其戒姦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爲一世監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博辯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爲言曰。學者學爲仁義也。惟忠能忘其身。信篤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己。亦以是教於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揚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爲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于心。至其違世驚衆。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其志。先生直講歲除。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今丞相韓公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通判濮州。方待次于徂徠。以慶曆五年七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歐陽修。哭之以詩。以謂待彼謗焰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既沒。妻子凍餒不自勝。今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買田。以活之。後二十一年。其家始克葬先生于某所。將葬。其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遁等來告曰。謗焰熄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銘。某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遁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爲之銘曰。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與子之道兮。逾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遑遑。一世之屯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夫桓魋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兮。噫。子雖毀其何傷。

蘇明允墓誌銘

歐陽修

有蜀君子曰蘇君。諱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也。義修於家。信於鄉里。聞於蜀之人久矣。當至和嘉祐之間。與其二子軾。轍。偕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得其所著書二十二篇。獻諸朝。既出而公卿士大夫爭傳之。其二子舉進士。皆在高等。亦以文學稱於時。眉山在西南數千里外。一日父子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文

章。遂擅天下。君之文博辯宏偉。讀者悚然。想見其人。既見而溫溫似不能言。及卽之與居。愈久而愈可愛。間而出其所有。愈叩而愈無窮。嗚呼。可謂純明篤實之君子也。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贈尙書職方員外郎。三世皆不顯。職方君三子。曰澹。曰渙。皆以文學舉進士。而君少獨不喜學。年已壯。猶不知書。職方君縱而不問。鄉閭親族皆怪之。或問其故。職方君笑而不答。君亦自如也。年二十七。始大發憤。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爲文辭。歲餘。舉進士。再不中。又舉茂材異等。不中。退而歎曰。此不足爲吾學也。悉取所爲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絕筆不爲文辭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之說。以考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粹精。涵蓄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其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蓋其稟也厚。故發之遲。志也愨。故得之精。自來京師。一時後生學者皆尊其賢。學其文。以爲師法。以其父子俱知名。故號老蘇以別之。初修爲上其書。召試紫微閣。辭不至。遂除試祕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爲霸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祿。與陳州項城令姚闢同修禮書。爲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而君以疾卒。實治平三年四月某日也。享年五十有八。天子聞而哀之。特贈光祿寺丞。勅有司具舟載其喪歸于蜀。君娶程氏。大理寺丞文應之女。生三子。曰景。早卒。軾今爲某官。轍某官。三女皆早卒。孫曰邁。曰遲。有文集若干卷。諡法三卷。君善與人交。急人患難。死則卹養其孤。鄉人多德之。蓋晚而好易。曰易之道深矣。汨而不明者。諸儒以附會之說亂之也。去之則聖人之旨見矣。作易傳未成而卒。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彭山之安鎮鄉可龍里。君生於遠方。而學又晚成。常歎曰。知我者惟吾父與歐陽公也。然則非余誰宜銘。銘曰。

蘇顯唐世實樂城人以官留眉蕃蕃子孫自其高曾鄉里稱仁偉歟明允大發於文亦既有文而又有子其存不朽其嗣彌昌嗚呼明允可謂不亡

宋文鑑卷第一百四十一

墓誌

南陽郡君謝氏墓誌銘

歐陽修

張晦之墓誌銘

宋 祁

呂獻可墓誌銘

司馬光

葛源墓誌銘

王安石

蘇安世墓誌銘

王安石

許平墓誌銘

王安石

陳北部墓誌銘

王安石

王深甫墓誌銘

王安石

趙師旦墓誌銘

王安石

南陽郡君謝氏墓誌銘

歐陽修

慶曆四年秋。予友宛陵梅聖俞。來自吳興。出其哭內之詩而悲。曰。吾妻謝氏亡矣。丐我以銘而葬焉。予未暇作。居一歲中。書七八。至。未嘗不以謝氏銘爲言。且曰。吾妻故太子賓客諱濤之女。希深之妹也。希深父子。爲時聞人。而世顯榮。謝氏生於盛族。年二十以歸吾。凡十七年而卒。卒之夕。斂以嫁時之衣。甚矣吾貧。

可知也。然謝氏怡然處之。治其家有常法。其飲食器皿。雖不及豐侈。而必精以旨。其衣無故新。而澣濯縫紉。必潔以完。所至官舍。雖庫陋。而庭宇洒掃。必肅以嚴。其平居語言容止。必怡以和。吾窮於世久矣。其出而幸與賢士大夫遊。而樂入。則見吾妻之怡怡而忘其憂。使吾不以富貴貧賤累其心者。抑吾妻之助也。吾嘗與士大夫語。謝氏多從戶屏竊聽之間。則盡能商榷其人。才能賢否。及時事之得失。皆有條理。吾官吳興。或自外歸。必問曰。今日孰與飲而樂乎。聞其賢者也。則悅。否則歎曰。君所交皆一時賢雋。今與是人飲而歡邪。是歲南方旱。仰見飛蝗而歎曰。今西兵未解。天下重困。盜賊暴起於兩淮。而天旱且蝗如此。我爲婦人。死而得君葬我。幸矣。其所以能安吾貧而不困者。其性識明。而知道理。多類此。其生也。迫吾之貧而沒也。又無以厚焉。謂惟文字可以著其不朽。且其平生尤知文章爲可貴。歿而得此。庶幾以慰其魂。且塞予悲。此吾所以請銘於子之勲也。若此。予忍不銘。夫人享年三十七。用夫恩封南陽縣君。二男一女。以某年七月某日。卒于高郵。梅氏世葬宛陵。以貧不能歸也。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潤州之某縣某原。銘曰。高崖斷谷。兮京口之原。山蒼水深。兮土厚而堅。居之可樂。兮卜者曰然。骨肉雖土。兮魂氣則天。何必故鄉兮。然後爲安。

張晦之墓誌銘

宋 祁

嗚呼。有宋文人張晦之之墓。晦之名景。江陵公安人。羈卯能言。長嗜學。尤力。未冠涉通藝文。頗班班言當世務。貧不治產。往從崇儀使。解人柳開。以文自名。而薦寵士類。一見歡甚。悉出家書畀之。由是屬辭益有法度。開每曰。今日在朝廷。挈囊薦芴。誰踰晦之者。卽厚遣。使如京師。時富春孫僅。沛國朱嚴。成紀李庶。幾